

我在淡水的日子

■江彥甫（英文二B）

瀛苑副刊

十月天的淡水午后，依然炙熱如昔。

我穿著一件黃色T-shirt、牛仔褲和一雙牛皮鞋，正揮著汗，賣力地在校園裏和酷熱的陽光對抗。汨汨從頭頂上流下的汗水，像是一個個在遊樂區的滑水道玩耍的小孩，不斷地依序從額頭、臂膀、胸膛到腳底，溜過我的身體，在我的襪子上流下一灘灘頑皮的痕跡。我不斷地用抹巾拭汗，水氣和熱氣交融的結果，就連鏡片上都不由自主地朦上白矇矇的霧氣。

久而久之，炙熱的氣息，漸漸轉變為一個狂野的暴君，它讓停留在我身上的汗水像是利刃，顆顆不按牌理地在我身體四處肆虐。偏生我的上衣恰巧貼近我的身形，鮮少在其中流下縫隙。讓它們又像是群暴戾的飆車族，在我的身體鑽來又去，硬質的表面，不斷地在我敏感的肌膚劃下一道道兇險的傷痕。我只得不停地在上衣的覆蓋下，全身動來動去，只求甩開它們的糾纏。然而，天不從人願。就這樣，在前往教室上課的一路上，我的表情千變萬化，像是個受盡折磨的犯人，不斷地抬頭祈求老天能夠降下清涼的雨滴，消除悶熱的空氣，解除我的苦難。

可惜，老天爺真不給面子。

好不容易走進教室，我坐在最後一排，看著課堂內滿滿的人群，內心又暗自沉了一級。因為停電的關係，教室內顯得一片闇暗，雖然窗外不時射進些許微弱的光亮，卻不夠支撐課堂所需的燈光。而人多加上停電所造成的躁熱，又開始持續地讓汗水在我身體上爬行。而附近的學生，不顧台上教授的聲嘶力吼，只管和身旁的同伴聊天。看著他們和我一樣在教室裏揮汗如雨，卻仍自帶著微笑，嘻笑不止，我的臉上便生出羨慕的表情。

這我可辦不到。

我孤單地在這堂大概只有我這個外系生參與的課堂裏寫著筆記，一邊用袖子擦拭汗水，還要忍受附近學生的嘻鬧聲，我多麼希望這堂課能夠就此停止。然而，天色漸晚，看著黑板上愈來愈微弱的光線，我漸漸瞧不見教授在上面所書寫的字跡，也聽不見教授說，「那就讓我們上到這裏為止」的話語。看著教授仍自在講台上濤濤不絕地講授課堂的內容，我再也忍受不住疲勞的轟炸，任由淋漓的汗水在我身上滑過，也不管耳邊傳來的嘻鬧聲，更顧不了黑板上重要的課堂內容，我終於舉雙手投降，倒在桌上呼呼大睡。

直到身旁的學生叫醒我，我纔悠悠轉醒，結束了這堂講授古典小說的課程。

就在離開教室的同時，我眯著眼，看著黑板上密密麻麻，但不甚清晰的內容，我終究搞不懂這堂課到底上了些什麼，只希望下次上課時，能夠不再停電，讓我能帶著抖擻的精神，好好聆聽教授的講解。

此時，已至傍晚時分，校園裏好不容易吹來徐徐的微風，劃過臉龐，帶給我有如救贖般的享受。我輕輕鬆鬆地在校園裏邁步而行，希望往後的學生生活都能像現下般的輕鬆自在。看著躲在雲層後面，明亮如璧玉的月亮，閃爍的白光，像是在對我眨眨眼，現出不一樣的笑容。

這，就是我在淡水的日子。

